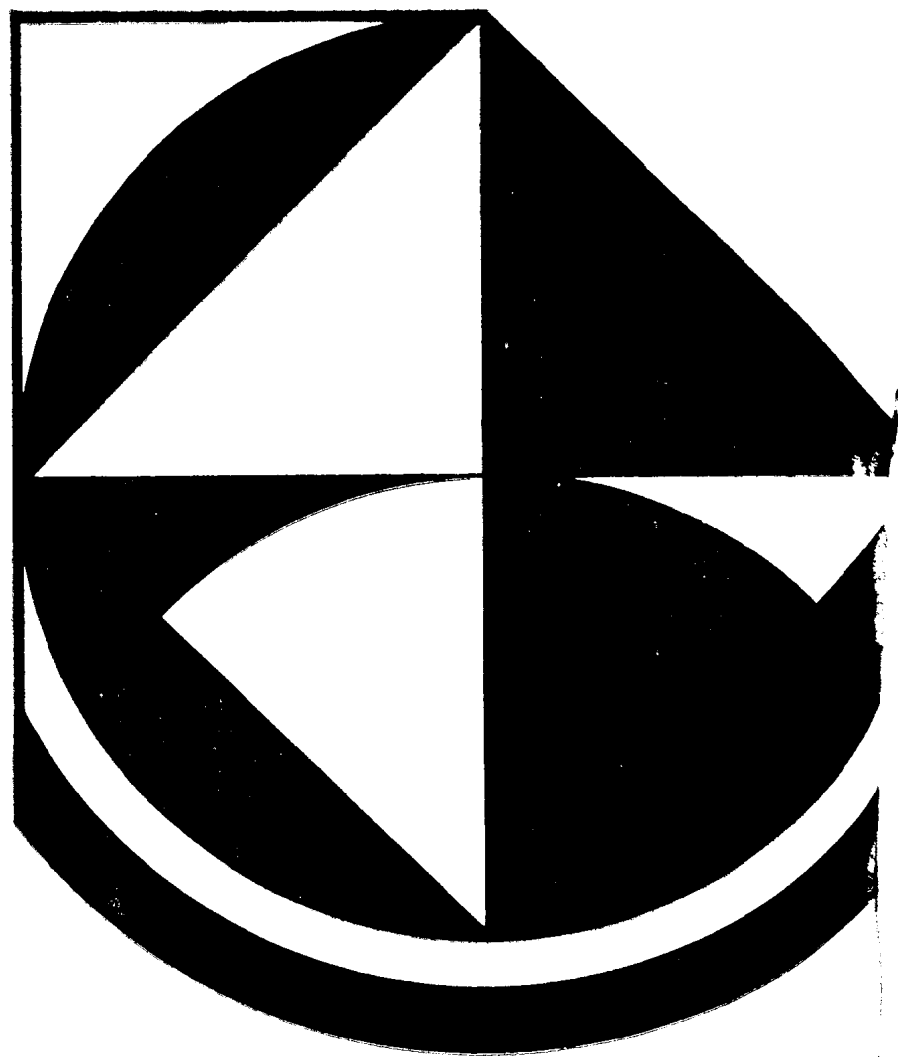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综述



第 1 辑

1997

与边缘学科研究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社会科学综述与边缘学科研究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建章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 印张 128 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038-0/C·1

(书号 3201·53) 定价 1.4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论“人文学”与“人文教育”	高明	一
科学、技术、人文学	吴大猷	五
人文区位学概念的发展史略	周颜玲	1
* * *		
启示文学与文化复兴	李 册	九
* * *		
传播与政治发展	葛永光	一四
大众传播与社会运动	李祖琛	一八
* * *		
亚美文化会议	吕俊甫	二一
社会科学将进入“中国世纪”	叶中敏	二二
* * *		
广告学——一门仅有数十年历史的社会科学	蔡惠芳	二三
中国传统饮食观念的社会文化分析：以(元)贾铭		
《饮食须知》为例	张 珣	12
“二十年来我国行为科学的发展与展望”讨论会		25
“二次大战以后政治学发展的趋向”讨论会		39
现代人类危机及其反应	赵雅博	49

論「人文學」與「人文教育」

高明

周易賁卦(三三)彖傳說：「柔來而文剛，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人文」這一名詞，見於中國典籍的，以此為始。從賁卦的彖傳來，我們人類住在地上，看到天上陳列有日、月、星辰，從那些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變化，可以看出剛柔交錯的天文現象，因而察覺到那些天文現象，與地上人類相應的變化。由於日、月、星辰之間，是有磁場引力的感應的，他們的位置與變化，必然影響及於地球，直接的影響於地球自然生態的變化，間接的影響於地球上人類生理與心理的變化，所以說「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至於「人文」，自是人類為著生存與生活，而創造出來的文化；人類創出文化，最明顯的就是要使人類和萬物都能過著和平安樂的日子；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認為我們棲止於和平安樂的日子裏是最幸福的，就努力於促使文化的昌明，以美化這個世界；所以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上，有所謂中古時期的黑暗時代，那是神權至上，以神的文化控制一切的時代，為神的信仰不同而戰爭連年，人民生活困苦達於極點，因而激發了「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而產生了「人文主義」(Humanism)，希望從研究拉丁與希臘的古典文獻中，擺脫神的文化控制，而回歸到人類自身問題的探討，提倡理性與自由思想的健全發展，這纔萌發了近代的哲學與科學，於是研究這種新文化的人被稱為「人文學者」(Humanists)，而他們所研究的學科就被稱為「人文學」(Humanities)。

由近代進入現代，由於科技的飛躍發展，唯物思想大為流行。有些國家利用科技的優勢，從事物資的生產，造成了許多發大財的資本家，也造成了許多勞苦的勞動者，在國內社會上形成了階級的對立，製造出許多糾紛、鬥爭與仇恨；另一方面，經濟的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購買原料、銷售產品，致使富國日益富強，而貧國則日益貧弱，在國際社會上又形成了集團的對立，製造出許多糾紛、戰爭與仇恨；而同為富強國家，又為爭取原料供應地與產品銷售場，彼此鉤心鬥角，最後又常訴諸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起來的。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共產主義者以追求物資分配的均平為號召，利用世界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各國內部挑動起階段鬥爭，貧弱國家擋不住這浪潮，就常為共產黨徒所奪取，而擴大了共產主義集團的聲勢；富強國家看到形勢不妙，就趕緊實施社會福利政策，來緩和國內的階級鬥爭，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不變，人人都祇知道拼命的賺錢，拼命的發展科技，無限制的生產，以求物質生活的改進，結果弄得遍地污染，自然生態遭受匱乏的威脅，給人類帶來了莫大的災害！同時在唯物思想的陶鑄下，拼命的發展物類的本能，拼命的放縱性慾，祇求物性的滿足，男女濫交，家庭不穩定，子女在缺乏親情下長大，結果弄得個性乖張，人情淡薄，嬉痞流氓，到處皆是，殺人搶劫，時有所聞，社會的病態叢生，色情的風氣泛濫，儼然是一個禽獸的世界！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呢？控制在一些唯物思想的野心家手裏，把人看作物，以控制物類的方法來控制人，人在其控制之中，沒有絲毫的自由，常有饑餓的威脅，人已失去人生的意味，祇是苟延殘喘而已；在那種環境中，人也祇好自視為物，甘作禽獸，沒有一

點自尊心，沒有一點榮譽感，完全變成一批無禮、無義、無廉、無恥的動物！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爭霸，彼此喧囂罵罵，挑撥離間，劫奪搶殺，無所不用其極；而那些殘餘的神權國家的統治者，又在其中興風作浪，渾水摸魚，唯恐天下不亂，組織恐怖的團體，到處殺戮無辜，使得人心惶惶；於是核子戰爭、化學戰爭、雷射戰爭、星際戰爭，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恐懼，早已不脛而走。我們人類現在正生活於一個新的黑暗時代裏，那就是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時代！我們當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如何把我們人類（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從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深淵裏拯救出來。我們多方的思考，恐怕祇有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新的「文藝復興」運動（不是從拉丁、希臘的古典文獻中，而是從中國傳統的古典文獻中，重新體認「人文」的價值），建立新的「人文主義」（不僅發展我們人類的理性與自由思想，更要闡發我們人類的德性、慧命與內聖、外王之道），推廣新的「人文教育」（不僅傳播一些舊的教條，更要就現實問題，尤其有切膚之疼的問題，發聲振聵的詳加解說，使人由感性的領會，進入知性的領會，更進入德性的領會），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我認為：我們現代的「人文學者」，研究現實所需要的「人文學」，必須特別注意下列各點：第一，要把握「人本」的精神。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認為「人為萬物之靈」（見尚書）人，是自己的主宰，既不應受鬼神的奴役，也不應為物欲所左右。詩經小雅說：「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見雨無正篇）人祇要做好一個人，對人無愧，那看不見的天帝有甚麼可怕的。沙雅又說：「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見十月之交篇）人類的災禍不是天帝降下來的，那是由於人與人間當面的紛爭、背面的憎惡，紛爭競逐所造成的。人類的問題，人類自己都可以解決，實在是無待於鬼神的。至於物欲，中國人總覺得「唯錢是愛」的是卑俗意識，「唯性是好的」的是淫蕩意識，在心理上總是鄙視的，所以陶淵明貧困得要向人乞食，還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極受中國人敬愛，而西門慶好色縱慾，卻落得喪身、敗家、絕嗣，還遭人唾罵。中國人總認為人類社會應該以人為本，既不是神的奴隸，也不做物的奴隸。第二，要體認「人生」的真理。

周湯說：「生生之謂易。」（見繫辭傳下）人生於天地之間，究應如何的去生存呢？我們認為應該發揮「生命」的慧力與潛能，應該力求「生存」的向上與延續，應該體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應該瞭解「生計」的作用與分享，不僅如此，還應該培養活潑潑的「生機」，如程明道的時時看盆池裏所蓄養的小魚，自然也就生機活潑，而生氣盎然了；還應該培養蓬勃勃的「生意」，如周濂溪窗前草不除，他卻從這裏領悟到生意蓬勃，而養成他與自然同在，光風霽月的胸懷；更進一步，還應該培養樂陶陶的「生趣」，使人人都好生、樂生，而使人類社會充滿了祥和與幸福。第三，要探索「人性」的根源。禮記說：「天命之謂性」（見中庸篇），到底天賦與人的本性是怎樣呢？以前的學者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有的說「人性有善有惡」（世碩說，見論衡本性篇），有的說「人無善無惡」（浩不害說，見孟子告子篇），有的說「人性是傾向善的」（孟軻說，見孟子告子篇），有的說「人性是傾向惡的」（荀悅說，見荀子性惡篇），有的說「人性無有不善」（莊周說，見莊子繕性篇），有的說「人性是善惡混的」（揚雄說，見法言修身篇），有的說「人性是分上中下三品的」（韓愈說，見昌黎先生集原性篇），而最後總覺得說人性本善，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天賦本來是完美無缺的，容易使人具有「自尊心」，而恥於去為惡；總比說「祖先犯了過錯，自身是罪惡的種子」，或是說「前生作了孽，這世要來受苦難」，使人生來就有一種「自卑感」，而甘趨於下流，要好得多。所以我們中國人教小孩子，自幼就有「人之初，性本善」（見三字經）的觀念，深刻的印在腦子裏；以後長大，教他們為善去惡，就不難了。第四，要強調「人倫」的規範。人如果要「生」，便會發覺到人與人之間團結互助的力量，遠超過一個人孤獨奮鬥的力量。於是先由男女兩性的結合，發展而為父母與子女親情的結合，再發展而為兄弟姊妹相互提攜的結合，這就形成了家庭的倫理；由許多家庭再團結互助而成為民族、國家的社會，必須要有領袖（以前稱為「君」）、幹部（以前稱為「臣」）與群眾（以前稱為「民」）的組織（社團或政府）上下統屬，凝合為一整體，這就形成了社會的倫理；社會上一些智慧優異的人，發明了許多有關生命、生存、生活、生計……等等的道理與方法，而儲備了許多的智識與經驗，傳授給

別人，或是彼此觀摩學習，這又形成了師生、朋友之間的倫理。要使得各種倫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與美滿，就必須建立起各種倫理的規範。禮記禮運篇所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以及「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種種行為的規範，就因之而產生了。雖然各種規範或因時因地而略有不同，但是原本於對人的「愛」，則是絕無二致的。第五，要提高「人格」的境界。人不僅愛他自己，還要愛別的人，因為別的人也是「人」啊；人不僅愛與他親近的人，也要愛與他疏遠的人，正如禮運所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還應推己以及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甚至「矜（鰥）寡廢疾者皆有所養」，必使天下人人皆能各得其所；這樣的不斷的擴大人與人之間的「愛心」，造成一種祥和安樂的社會，使得人人皆不忍心去傷害別人、欺騙別人、忌嫉別人、殺戮別人，所謂罪惡自然消泯於無形了。要做到這樣，必須先提高「人格」的境界，在「人情」的敦厚、「人心」的瑩淨、「人品」的高卓、「人行」的善良、「人德」的完美……各方面積極的下一些工夫，從多種途徑去培養。這就涉及到所謂「人文學」的建立與充實的問題，以及「人文教育」的設施與推廣的問題了。

當前世界上的學術界，由於經濟建設的不斷成長，也由於科技戰爭的迫在眼前，對於科技人才的需求最為迫切，大多數的青年學者就一窩蜂的去探研科技，而政府對科技人才也大力的培植與獎勵，「人文學」與「人文學者」早就被冷落了！眼光比較遠大的人，看到現代的世界危機四伏，這纔慢然有所覺醒，覺察到「人文學」與「人文教育」不能再被忽略了，其重要性絕對不在科技的學術之下。但是科技的學術完全是屬於「知性」的，而「人文學」，則兼具「感性」、「知性」與「德性」。如講「哲學」，就科技立場說，最重視的是宇宙論和知識論（或自然哲學與理則學）；就人文立場說，最重視的則是人生論（或人生哲學），而與人生有關的，如倫理學、道德學、文化哲學、藝術哲學等，以及其他涉及到價值論的各種哲學（討論真、善、美問題的各種學問），則均極為重視。此外，如溝通人類的情志，則有語言學與文字學的鑽研；如傳遞人類的經驗，則有圖書學與文獻學的鑽研；這些都希求其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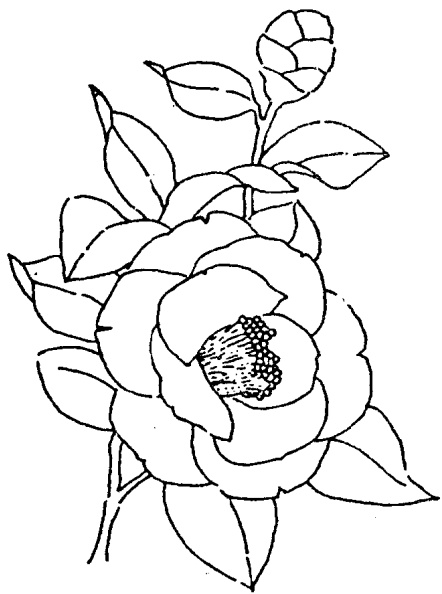
無訛，而達到求真的目標。如探研中國人道思想的發展，由講修、齊、治、平常道的「經學」，轉而為儒、法、名、墨……諸家的「子學」，又轉而為超、脫、寂、滅出世的「玄學」與「佛學」，更轉而為心、性、理、氣入世的「理學」與「心學」；又如探研世界人群社會的組成，就其構成的分子說，則有「民族學」；就其發展的歷程說，則有「歷史學」；就其政務的措施說，則有「政治學」；就其物資的運用說，則有「經濟學」；就其國際的對應說，則有「外交學」；就其大眾的傳播說，則有「新聞學」；就其戰爭的攻守說，則有「軍事學」；就其具體的活動說，則有「社會學」……這種種學術都是為的修己而安人，其目標在「止於至善」。又如為抒寫人的情志，陶冶人的性靈，而有「文學」與「藝術」，包括「散文學」、「詩歌學」、「小說學」、「戲劇學」、「繪畫學」、「雕塑學」、「刺繡學」、「音樂學」、「舞蹈學」……等，希望借助於美的形象、美的聲音、美的動作，來美化人群、美化社會、美化世界，而遠離醜陋與罪惡。總之，有關「人文」的各種學術，除了求「真」的各種科目，比較偏重於「知性」外，其餘則大多兼具「感性」或「德性」。所以實施「人文教育」，決不能專從「知性」著眼。

中國古代的教育，最重德性。周禮大司徒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萬民；師氏以「三德」（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教國子；保氏則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義」（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到了大學裏，受高等教育，則如禮記大學篇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可以說國民教育（無論是平民的或貴族的）與高等教育都以培養「德性」為主，而培養「感性」與「知性」則次之。在科舉制度推行以後，士子相率習文，以謀富貴，但同時卻有所謂「書院」以傳習人文，強調「德性」。即如宋初睢陽戚同文、安定胡瑗、泰山孫復等，都以設書院講學，而轉移一代風氣，注意「人文教育」。我們祇看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首列

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次列爲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次列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又次列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最後列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就可以知道書院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南宋還有一些書院，如婺州的麗澤書院、建寧府的建安書院、吉州的鰲洲書院以及象山書院、詠澤書院、龍溪書院、竹溪書院、環溪書院……等，教育方針都是大同小異。元朝是蒙古人統治的天下，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學術比較衰微的一代，但是全國竟有一百二十所書院，來傳授中國的傳統文化，實施「人文教育」。明清兩代相沿不絕，在社會上都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力，我們試看黃宗義所著的明儒學案和徐世昌所編的清儒學案，不難知道一些情況。直到清末，鑑於歐美的國富兵強，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擬學堂章程，纔有摹倣歐美的新式學校；光緒三十一年正式的廢科舉，設學部（即今日的教育部）；至於民國，新式學校已普遍設立，教育方針則漸由「德性教育」而轉向「知性教育」。自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來華講學後，於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工具主義的思想瀰漫於我教育界。現代是一個智識爆炸的時代，各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把心力灌注在科技新知的吸取與發明，講究「德性」的人文教育早就被置諸腦後了！可是社會上頻頻的發生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受過高等教育的常常出怪招、發謬論，而青少年頹廢墮落，幾乎無所不爲，殺人、放火、打鬥、姦淫、搶劫、詐騙等等的新聞，日見報紙，使人看得目顫心驚，大家這纔想起「人文教育」應該積極推行，不能再稍有忽略了。其實在美國這些社會不正常的現象早就存在，美國教育協會早就主張美國當前所需要的教育應是「均衡發展」的「全人教育」，該會的著名學者古勒特（J. J. Goodlad）在討論課程的改造時，就強調未來課程應該是「人文主義的課程」（Humanistic Curriculum）。和我們中國過去「書院」的作法已大爲接近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至於「人文教育」應該如何推行呢？我認為應該從幼稚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紮根，而職業教育和社會教育影響最爲廣大，並不是大學教育所能單獨負擔的。但是大學是最高的學府，是各級教育機構所仰望的，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第一，要對前述與「人文」有關的各種學科均能作深入的研究，並能作科際的整合，使高級知識分子對「人文學」的價值、體系都能有透闢的了解。第二，要使研究科技的人也都具有「人文學」的常識，另一方面也要使研究「人文學」的人具有一些現代科技的常識，從相輔相成中互求彼此的進步。第三，要建立起校園裏的人倫關係，使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各社團之間充滿著愛的親和力。第四，校園內無論在教室、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體育場、會議室、研究室、佈告處、禮堂、花園、走廊、宿舍、自修室、交誼廳……處處都顯出一種整齊、清潔、蓬勃奮發的生氣。第五，要使得校園內每一個人都能教勵自己的人品，陶冶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以真、善、美的素養，來造福於社會、國家，來造福於世界、人類。

（原載：台灣教育一九八六年四二七期 二七一—二七三頁）



●吳大猷

科學、技術、人文學

發展我國的應用科技，
乃為我國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
否則，將永遠落後於他國。



吳大猷 聯合報資料中心 提供

關於我國歷代的科學發展，最詳盡、有系統的敘述分析，當舉英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該書有七卷，分爲九冊。前五卷已有中文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著詳論我國歷代的科學思想、數學、天文、地學、物理學及技術工程、化學及技術發現發明、生物學及技術、社會的衍境等。著者爲生物化學家，於我國抗日戰爭期中，代表英國的 British Council 駐重慶，自駕一小型貨車遍訪我戰時後方多處，與我國學者交往。戰後返英，得二三位我國學者之助，從事上述鉅著之作。

李氏著中列舉我國許多技術的發明（如磁針、水車、風箱、造紙、印刷、火藥、「冲天炮」……等），有些早於西歐數世紀的。李氏對我國文明科技，無疑是喜愛同情的，有些國人多引李氏的言，爲我國古代的科學高於西歐的明證，以爲我國的科學落後西歐，祇是近三百年的事，這個觀點，一部分是源於爲國家民族「爭光」的心理，主要的是源於未將「科學」、「技術」的要義區分。

有發明而無科學的原因

我國民族，確有無數的「發明」（如上舉的例），且有貢獻於人類文明的重大發明（如造紙、印刷等）；亦有許多觀察、記錄（如星宿、日月蝕、季節、草本、植物等）。在科學方面，有早在西元前一千年的「商高」定理（早於數百年後希臘的畢氏定理）；「墨子」書中有凸凹鏡影像的觀察敘述，有秤的力矩的敘述。我們對磁石磁針的性質（甚至如傾斜角）有許多觀察的敘述；在代數上有頗高的成果。我們可以舉出更多的發現、觀察和敘述。

由李氏的書，我們可獲得一總結論，即是我國的發明，多係技術性、實用性的；我們有敏銳的觀察，有解答問題的智力。但我們似屬於抽象的思索和假設、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研索。這些正是「純粹科學」的要義。我們有許多機械性的發明，而從來未曾接近到抽象的廣義的力學原理的思索；我們有甚完善的「幾何光學」的敘述，而從未會有「光波」的觀念，故亦未曾有波動光學；我們有商高定理和若干實用問題的幾何，而無公設式的邏輯演繹的純粹幾何學；我們有磁石磁針的觀察及應用，而從未曾接近到磁力作用定律的測定。我們有個別性的「技術」和「發明」，但我們未曾發展它們成為「科學」——基礎性、一般性的思想觀念系統。

我們有許多重大發明而未有科學，主要原因是我國文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倫理，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和這有關聯的個人的修養。我們的「哲學」，一般言之，是偏重「實用」的，故我們民族本身沒有其他民族的濃烈宗教觀念，亦弱於西方的哲學思想系統。

第一因素，可能是我們從未發展了科學術語——符號——的運用。西方數學的進展，由符號，方程式的引入而突然猛進。符號係邏輯思索的極基本工具。我國的文言敘述，使科學研究結果的傳達，極為困難。一個數學家研究所得，往往埋沒於著述中。這是我國典籍中有個別科學結果，而少前後人繼承性的發展的原因。

自明代建立以科學取士的制度，明清兩代的科學，更受壓抑。到了清末，我國和西方接觸經一串的敗績後，以為我們是機械不如人，乃籌戰艦，建兵工廠，鑄鐵廠，造船廠，並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我國接受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表面，但不知機械兵器之下，還有「科學」的基礎。及至民國，國人漸有習科學者，知西方物質文明，乃建在科學基礎上的。乃於我國學校中引入基本科學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開始啓蒙學習的時期。到了民國十年年代，我國在外習科學的返國漸多，地質學的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數學的姜立夫、熊慶球、孫唐；物理學的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生物學的秉志、胡先驥；氣象學的竺可楨；化學的吳憲、侯德榜、邱宗岳；土木工程茅以昇；語言學

的趙元任；考古學的李濟等；這祇是筆者所知的或記憶所及的。這些位可稱為我國新科學的第一代；他們於倡導科學，培育第二代的科學人員的貢獻至大。

開始進展的科學研究

國民政府成立後，大局漸定。民國十七年設立中央研究院，在三所大學中，科學研究亦開始萌芽。地質學，包括古生物學，尤其著有成績。不幸的，抗日戰爭於民國廿六年展開，政府及大部學術人員輾轉內遷後方。科學人員在既無設備，又時在空襲警報及物價日漲情形下，研究工作，乃不絕如縷了。

在民國二十、三十的兩個變亂頻仍年代中，我國仍培育了些青年學生，為我國留外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科學人員，其最著者如數學的陳省身、華羅庚；物理學的楊振寧、李政道、林家驊、吳健雄；化學的李卓皓、王瑞麟等。

民國卅四年抗日勝利，政府及人民，未遑喘息，共黨亂起，政府遷臺。民國四十年代，在人力財力均缺的情形下，高等教育已難維持合理的水準，科學發展，更遑論矣。民國四十八年，由於胡適之先生及作者的倡議，政府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然限於財力人力。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決發展科學，於國家安全會議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於行政院下設立國家科學委員會，分別從事政策及執行工作，十五年來，從事科學教育科學研究設備環境的建立，人才的延聚培植；經費年約四億元，近數年略增。目前多數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教學研究設備的水準，遠勝於抗戰前在大陸時；受有高層訓練的各部門科學的研教人數，亦遠超過在大陸時；我們的科學研究，有些開始達到國際水準，且間有漸露頭角的。我們可以說是有科學發展的起步所需的基礎。

回顧我們由改善大學教學設備環境，延聚教師，從事研究工作，訓練學生，培植高一層的研教人員，為時廿年，始達到目前的開始進展階段。發展科學，研究及培育領導，皆需人才，而培育人才，則正如常語「百年樹人」，不若購置設備的即日可致也。



必須著重研究與發展

我們無庸申述科學技術在工業、農業、國防上的基本重要性。以工業言，在國際上的強烈競爭下，沒有高度科技為基礎的工業，是難生存的，故問題是如何的增強我們某些科技。

我們熟聞「技術引進」、「技術轉移」等術語。這是指以某種代價方式，購買他國的製造生產技術。這不僅是科技落後的國家採的途徑，即科技及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如美國及日本，仍有互作「技術引進」的情形。我們近年來的電子工業，即是藉技術引進建立的。但如我們祇作技術引進，則我們將永在人後，不能與人競爭的，故在工業中，必須作「研究」與「發展」。所謂「研究」，乃求新產品，產品性能的改進，新技術的研究；所謂「發展」，乃將上述研究的結果，作小型實施生產的試驗。「研究與發展」包括應用科學、技術、工程、生產成本等各項研究分析過程，故須有這些方面的專才，不是沒有良好科技訓練的一般技工所能勝任的。我們發展工業的初步，自須引進技術，但為求工業能繼續生存，則必須繼之以「研究與發展」；如謀「工業升級」，則「研究與發展」更是絕對必需的。從事「研究與發展」的基本要素，是應用科學及技術的人才。

「培育科技人才」一詞，也是我們熟聞的。這幾個簡單的字，涵義卻不簡單。「科技」是「科學」和「技術」的簡稱；如說國家的政策是「發展科技」，則應指純粹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如說的是發展某些工業的科技，則是指該工業所需的應用科學和技術。次言「人才」二字的意義。每部門的純粹科學人才、應用科學人才、技術人才自然皆各有等級。例如一個優秀的應用科學家，是有良好的基礎科學訓練，有分析解答新的具體問題的能力的人。以電子工業為例，它的「研究與發展」，是需要在半導體物理有瞭解的應用電子學家，成熟諸電子技術的固態物理學家，他們都應有量子力學的基礎，才能瞭解固態物理、半導體的原理。有這些的知識，才能希望在電子工業的「研究與發展」上有所創建。這是「人

才」二字所應指的意義。我們在清楚的明白了「科」、「技」、「人才」的意義後，便容易明白「培育」二字的意義了。仍以電子工業的「研究與發展」所需的人才為例，顯然的我們需要大學畢業或研究生的訓練作起點。無論他是電機系、電子工程系或物理系畢業的，都應對固態物理、量子力學（自然的先有電磁學、近代物理等基礎知識）有適當的知識。有這些基礎的訓練，再經研究工作的經驗，始成一個成熟的電子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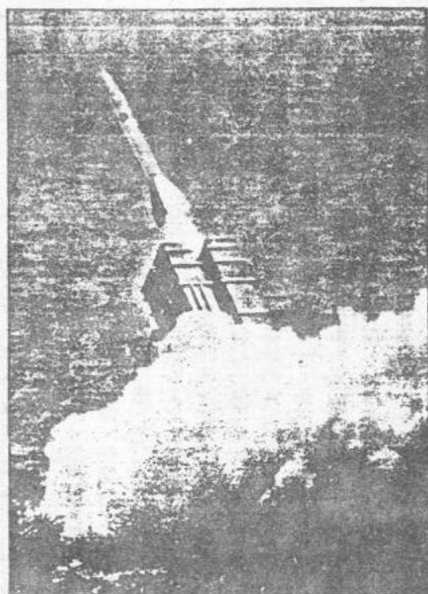
上述對「人才」、「科技」、「培育」的解釋，似建立過高過嚴的水準。但這正是一個工業成敗的關鍵所在。日本電子工業、汽車工業，發展遠後於美國，而近者不祇可與美國抗衡，且超越之。我們切勿誤以為日本的產品以價廉取勝；日本的電子產品及汽車，是以「質」致勝的。「價」可以削減，「質」則是應用科學和技術的成果，不能倖免的。

明確的認識問題之所在

發展科技和培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是無疑義的。

我們再回到「科技」一詞中「科」所包含的純粹科學部分。我們已申述技術、應用科學和純粹科學的分別和三者間的密切關係：如勉強以樹比擬，則技術略如花果；應用科學略如枝葉，純粹科學則略如根；忽視基礎的純粹科學而祇謀應用科技的重大進展，亦猶任使根枯而望花實繁茂的不可能也。故即從實用的觀點而發展科技，亦不能偏廢純粹科學。這個道理甚明，是無容爭辯的。從人類求知真理的觀點，純粹科學自然不能荒棄。顯見「究應發展純粹科學抑應用科技」一類的爭論，是由於未明二者的關係的偏見。有急義的問題，毋寧是：在某一個國家在某一個社會經濟情形下，於二者發展的致力宜作何比例。以我國目前情形言，給予這比例一個數字，應是經許多因素的分析瞭解後，而作的一個主觀性的政策性的決定，沒有絕對的答案的。

至若發展純粹科學，則有較一般性的途徑，純粹科學的探索，需要自由的環境，如大學和學府性的研究所等。最重要的是「人」



(路透社攝)



左圖：研究與發展是科技升級的重要途徑
右圖：發展應用科技是我國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

(路透社攝)

「忠誠於求知真理的、博知的、深思的、有想像力的學者和青年，和由這些「人」所造成的學術研究氣氛。科學研究，自然需要設備及經費。但我們往往致大力於有形的物質環境設備，以為儀器、儀器、圖書、人員及經費，即構成「科學」，未知「人」及研究工作，「量」之外，尚有「質」的級別。

我國科學近年來確有顯著的進步，如各大學的教學及研究設備，教師教學水準，研究人員及工作的量和質，皆不是廿年前的情形可比擬的。但有若干情形，近年來有日加嚴重的趨勢，茲略舉一些問題，它們的來由和改善的提議如下：

一、由於社會經濟繁榮，急利風尚，影響所及，使青年①多偏向應用科學，②低減學術上的求知、求瞭解的志趣。

二、由於我們的大學研究所的研究水準，教育部對高級學位的規制，社會的傳統觀念許多因素，使我國的大學畢業生多出國及外留。這是我國高級科學（包括純粹及應用科學）研究工作及人才培植進步緩慢的基本原因。

三、政府雖屢申「發展科技，培育人才」的政策原則，但似對我國的高級（純粹及應用）科學研究及人才的實況和問題，未有深切的認識，和改善這些情形的基本性具體性的措施。

四、改善上述的一些情形的首步，是明確的認識問題之所在。例如「培育人才」，我們首須對我們的「人才」的量和質，有清晰的評估；次須訓練和培育某水準人才的確切方案；更須有執行的機構和人事。這是最淺顯的道理，但亦正是我們往往忽視的。發展我國科技，培育人才，目前的首著，是由「政策原則」階段，邁入上述的步驟。

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

發展我國的應用科技，乃為我國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於純粹科學的致力，可佔極小比重，但不可偏廢。一個沒有純粹科學的國家，它的科技人才的訓練，亦將依賴外國，它將永是落後的。（本文承蒙吳大猷先生同意，摘錄自吳先生所撰「科學、技術、人文學」一文，特此致謝。）

（原載：海華雜誌（台）一九八六年二二期一二一—一五頁）

啓示文學與文化復興

李冊

啓示文學與文化復興

現今是個科學發達、文學繁盛的時代。在這科學主導人生的時代裡，如果能藉文學的修習與意境之提昇化導我們的日常生活，想必是更能豐碩我們「科學的人生」。

在文學領域裡，曾經影響西方文壇一千多年的所謂「聖經文學」，可以說是—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學派。換言之，西方歷來許許多多大文豪妙筆底下的世界，莫不與「聖經文學」裡的人物、題材與意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如果理解了它的時代背景、人物造型與故事情節，可能有助於瞭解西洋近代以來一些墨客騷人筆瀾下的文學鉅構。如前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以色列詩人以撒·辛格，他的寫作之靈感，就多半是源自聖經文學的。有感於此，筆者試想探討「聖經（啓示）文學」的語意對現代人的一些啓示，進而本我博大悠久的文化特性，融攝這所謂外來的文化思潮，以堅實我以仁易暴，以愛制恨的心理基礎。

聖經文學語言表明的「真理」之分析與應用

1 解釋經言用語之道

首先，筆者在此想一針見血地指出，就宗教範疇與意義而言，聖經文學語言所表明的「真理」多稱作「靈界的真理」。然而，這並不表示，所謂的「靈界真理」全不可解，全不可悟。作為現象界之人，要進入真理的堂奧，乃是有其門路的。這個門路，係繫於有心研究之人對自己心靈豁然之開放（猶若當代西方存在主義思想大師之一——

德人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7~1976 的用語）。有了這—先決的條件，再加上對於聖經文學用語本身的關切，常思考、多切心研究以找出個中文脈義理相通的所在——即找出文字語言前後左右有「伴偶」（參以賽亞書卅四：16）的地方——是則，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就會漸次增長（參但以理書十二：4）。這種研究的入門法，外觀看來委實很像海德格所從事的現象學——詮釋學的手法。

海德格一生想理解「存有」（Sein）這個基本問題的意義，而考究出唯有以人的存在於世（他叫做「此有」Dasein），作為首先與「存有」發生關係的「存有者」，才是一切「理解」作用的原始基礎。這也就是說，凡想研究、思考與理解「存有」的意義，就要從分析、理解「此有」本身著手起。能夠對「此有」作存在分析以照明「此有」，那麼，才可以把握人的「循環的存有」的意義。海德格這種方法，終被人評為係視「存有問題」為「存有根據」的循環毛病，只是他並不以之為恥，反而指出：我們「當如何的跳進這個圈子之中」為關鍵，來質詢提出這樣話難他的為學方法的人。

筆者提出這一段，不外是想作為一心想研究聖經文學用語（或稱聖經文學語言）之人的輔助參考。因為，只要了解它的用語前（舊約）後（新約）的一貫精神，不怕字句之間的反覆與「非科學化」，則對其奧義的神韻與理趣之解悟，自是指日可待。

2 兩則聖經文學語言的分析與應用

話說，既然所討論的是靈界的真理，則聖經文學用語的精神所在

，就是指涉著這一方領域。只是，這種「真理」切不可與科學所把握到的科學的真理、現象界的真理攙混。像梯立希（Paul Tillich 1886~1965）就分辨出、指示出了「科學真理」的意含：「……詩學或許可以給予美，它當然沒有給予真理。倫理學或許會幫助我們獲得美好的生活，它可無法幫助我們得到真理。宗教或許會令人產生深摯的情感，但它不會聲稱有「真理」。只有科學才給予我們「真理」——它給予我們嶄新的灼見，以洞觀宇宙大自然運行的循序，以洞觀人類歷史的結構，並洞觀人類心理隱蔽的事物。它給予人們一絲喜悅之情而不遜於其他的喜樂。凡從幽晦、黑暗到知識劇烈的亮麗中，體驗過了這層轉變的，就始終會禮讚科學的知識與真理……」（引自拙譯梯著：「新存有」）。然而，所謂真正的「（靈界）真理」，用聖經的話說，是可以叫人獲得智慧、重獲生命與重獲自由的（參約翰福音八：32）。基於這層觀點，筆者試想舉出兩個例子，以作為我們了解主觀自己的處境和客觀局外世界的演變的參考：

(1) 在新約馬太福音中提到所謂人類「大災難」的徵兆是這樣子的記載：「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太廿四：6~21）

釋：就這段經文的描述，筆者認為，可與我們當前瞬息的世界的演變，有極深遠的雷同之處：

(A) 目前世界的情勢，可謂動盪不定，像內亂與外患的戰禍情況，

真可說是到處層出不窮。世界無論貧窮地區或戰亂地區，發生饑饉遍野的景象常令人不忍卒睹。而且，不時的大小地震，亦交相而來侵襲人類可愛的家園。唯聖經示言，我們的相應之道乃為：「總不要驚慌」。這可與我先總統 蔣公會提示國人，一旦面臨了橫逆與艱困的國際處境之時，要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沈著的、冷靜的應變態度對待之，誠有前後輝映、一脈相通之妙。

(B) 新約的作者，引用了舊約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一語，而特別提醒研讀此經文的人會意，當可見其中委實蘊含著極重要的玄機。我們如果翻閱但以理書，可以看到它對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者所作的特徵之描述，有極顯明的輪廓與清晰的形象：

(a) 「他漸漸強大，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毀壞君的聖所，……他將真理拋在地上……」（但八：10~12）

(b) 「犯法的人罪惡滿盈，……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語。他的權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任意而行。……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理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却非因人手而滅亡」（但八：23~25）。……你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異象（17節）……，關乎末後的定期（19節）……，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26節）。」

(c) 「那行毀壞可憎的（原文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原文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但九：27節）。」

(d) 「必有一個卑鄙的人興起接續為王，人未曾將國的尊榮給他，他却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用詭媚的話得國。……與這君結盟之後，

他必行詭詐，因為他必上來以微小之軍（原文作：民）成為強盛，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他必來到國中極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將擄物、掠物和財寶散給眾人。又要設計攻打保障，然而這都是暫時的（但十一：21-24）。

(e)「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他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顧列祖的神，也不顧婦女所羨慕的神，無論何神他都不顧，因為他必自大，高過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銀寶石、和可愛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凡承認他的，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使他們管轄許多人，又為賄賂分地與他們（但十二：32-39）。……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然而到了他的結局，必無人幫助他（45節）。」

以上是又稱為舊約啟示錄——即但以理書——對那卑鄙邪惡、施行毀壞之「人」的特徵的描述。而在此，筆者乃要慎重指出的是：以上所列，聖經原文記載所發生的時代背景，雖是在遙遠的西元前的以色列人的歷史時代，但基於聖經思想一再顯示出人類歷史廣闊的觀點——「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參傳道書一：9）以及「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參提摩太後書二：15），乃是「以經解經」的根本原則，其目的本是要將「奧秘發明出來」（參歌羅西書四：4），而讓有心者知所惕勵——故而，就經文所述，衡度時勢，那施行毀壞，眼中無神的「人」，以現今的觀點看來，幾可說是：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亦指：人的心）裡，自稱是「神」的人、集團、思想或制度（參帖撒羅尼迦後書二：3-4）。

又，聖經文學最為珍貴的戒示，就在這兒——指出最後人類能以勝過這場大災難的因應之道：必須「自己清淨潔白、被熬煉」（作明白人）（如：明白上天意旨、國際局勢之演變……等的智慧者），並等候結局，以致終可永遠安歇、享福（但十二：10-13）。讀者諸君，您有何看法？

(2) 在新約啟示錄裡提到一匹「紅馬」的記載是這樣子的：「揭開第二印的時候，……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揭開第三印的時候，……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我聽見……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踢……」（啟六：3-6）

釋：對此文中所載「紅馬」一詞，在舊約的撒迦利亞書中，也出現過數次：「……夜間觀看，見一人騎着紅馬，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在他身後，又有紅馬……。我要指示你這是什麼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走來走去的』。那些騎馬的，對站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已在遍地走來走去，見全地都安息平靜』（亞一：8-11）。……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馬車……第一輛車套着紅馬，第二輛車套着黑馬，第三輛車套着白馬，第四輛車套着有斑點的壯馬。……這是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套着黑馬的車往北方去，白馬跟隨在後。……你們只管在遍地走來走去，他們就照樣行了。……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亞六：1-8）

我們如果把聖經預言文學之語言，解釋成現今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而予以應用，似乎便不難瞭解它的理趣。像以上所述，有的解經家即認為，在啟示錄第六章所敘述的四印，目的是在所謂「大災難」

的起頭，爲叫醒世人的迷妄而恩威並行的作爲。白馬的特徵是：「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啟六：2），這象徵着恩典的到來以及正義永戰勝一切，我們站在「義」的一方、「善」的一方，現在打了勝仗將來還要打勝仗之意。紅馬的特徵是：專司殺戮的工具，爲禍世人安和的暴虐專制獨裁集團，它將來是啟動世界大戰的劊子手。黑馬的象徵是：繼紅馬之出現而原不起眼的「東西」（或作黑金石油，或作阿拉伯產油諸國解）亦告崛起，顯示了暴虐專制政權之集團影響所及，連人們物質的滿足與精神的需索，都遭受前所未有的缺憾與戕害（顯示普遍性的世界經濟危機之景況）。而除非跟隨「白馬」前進，則無法使祂安心；這又另有宗教象徵，恕在此不贅。

以上是經由舊、新約經文的排比、對照，找出其「伴偶」（參前所述）之所在而爲文的。筆者在此誠然不想添加什麼，只是想指出其「奧妙」之處，以供我們考究其文義脈絡，對當代之人所想要顯示出來的「靈意」究竟是藉藉着什麼的參考。在此，恕筆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以就教賢明的讀者：

它難道是：「單」指着過去某一民族、在某一朝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累積記載嗎？

還是：爲了「長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正難敵圓邪」所作令人消極、失志與懼敵的陳述？

還是：它根本就是一部「西方人」的聖經，區區只是一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軼事、宗教神話而不足我們加以採信的「無稽之談」？還是：人類當今及未來的歷史發展（包括過去與現在的歷史演變之軌跡），根本不是「幻想的」聖經文學語言所能含蓋的與把握的，因爲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原就是朝向那未知的領域（藉着人類就試誤的方

式，所累積下寶貴的經驗而歸納出一套人類歷史發展的模式）探討邁進；僅凡人類所作所爲、所思所計者，當然是要走向建立一個康莊的未來、福祉的未來、安和的未來，而不似聖經所載那般駭人的，全面的即將要（甚至已發生或正發生）在我們目前的社會、邦國、世界中出現的可怖情景？

還是：一個以色列的區區歷史記載，怎可影響、預言到、甚至左右着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難道不知道包括我國在內世界各國也有她自己的智慧者、先覺者之訓示與預言，有她自個兒的論究人類未來命運之神話、宗教、哲學的世界觀、宇宙觀與歷史觀？還是：故意對本經文的穿鑿附會，強意解說，張冠李戴，截頭補尾，斷章取義而裁製成一套漏洞百出、破綻橫生的所謂的「應驗文學」與「文學神話」？

還是：蓄意侮蔑那些爲自由、爲真理、爲人類和平奮鬥的人士所付出的血汗代價，而恣意解消我們爲爭人類自由和平與福祉所從事的努力？

還是：不顧世界現狀詭譎的發展，不顧我們目前國家的需要與發展，危言聳聽，妖言惑衆以沽名釣譽？

還是：削弱我們抗敵的心理防線，讓敵人有機可乘而不知積極奮鬥，光是耽溺於預言的海市蜃樓、虛無飄渺的「歷史應驗」之汪洋中？

還是：有意疏忽現今各國有名的歷史權威者，對人類未來的歷史發展和美好遠景之預盼與設計規劃，而硬將僵化了的歷史記載（甚至與當時及現今的歷史史跡、時代背景、實際環境……等有所脫節），套上現今世界兩種多元化的態勢而強作解釋？

還是：根本不明白當前政治舞臺上現實的權術政治所扮演的基本

角色，而硬以空泛理想的道德、宗教教條來統御、束縛，甚至篡改人類既成的歷史結構與發展模式？

還是：根本不清楚我國偉大的政治、道德思想家——孔子以來，諸先聖先賢承繼諸先聖先賢的道統，所致力發展的世界理想的政治型態與模式，而硬把「政治」扯上尚有待證實（科學驗證其真實存在之價值）之宗教歷史哲學的理論架構，與宗教有關人類行為模式、社會演化及國家權力嬗遞演變的種種揣測及表象式、神話式的描述？

還是：聖經根本就是一部偽書，其中所載的多是前後自相矛盾、語無倫次與子虛烏有的事，而却想極力替它自圓其說，付予它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時代價值和留傳青史的存在意義？這乃是一種夢想？！

還是：如同實證主義者孔德（A. Comte 1798～1857 去人，社會學家）之人所言，宗教之產生雖是人類社會歷史文化之發展必有之現象，只是它早已過時，因為人類的社會歷史之演化，確是從神學（神話、宗教）階段，演進到玄學（哲學、思辯）階段，如今亦已進化到科學（實證、檢證）的階段。僅凡有關神學與玄學的形上學思想，對於受過現今科學的薰陶與教養的人士而論，根本毫無意義且毫無價值可言。所以神話、玄學的隱語「理」當予以唾棄，不然，就是一種對洞窟之蔽、市場之蔽、劇場之蔽和種族之蔽（培根 R. Bacon 1561～1626 英人，實證哲學創始者之用語）之集其大成的執着與「圖騰崇拜」。

建議：賦予聖經文學思想應有的評價，益而宏揚我中華博大文
化的融攝精神

總括以上所述，筆者撰述本文的一貫宗旨，是懇切的希望有識之士能以辨明，所謂「宗教」（基督教）之能以自由存在於自由世界乃是有它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的。尤其，正值我國為復興中華五千年

博愛的、優良的歷史文化而努力奮進之際，我們更應敞開泱泱文化大國所應具有的風範，多包容、多吸取外來思想及文化的精髓，以堅實強化我博大文化的實質內涵。

但願我們有此「共識」，進而多方設法，為中華博大悠久的文化之得以宏揚於世而努力、而貢獻！！

（原載：哲學與文化〔台〕一九八六年

二三卷 七 期六七—七一頁）

（上接第二一頁）
者相當困窘。

此次會議予人一個印象，就是主辦者有意促進海峽兩岸知識分子的接觸。我個人的觀察，也肯定了此一印象。這種接觸自然有人從負面去評估；但這次的經驗，使我覺得這種接觸的正面價值多於負面價值。由於這次與會者，絕大多數均曾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他們的事業成就和在會議中的傑出表現，無疑給每一位與會者（包括來自大陸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個深刻印象所能產生的意義是甚麼？我想明智的讀者自然知道，不待我來贅述。正如華航事件和國際運動場上的兩岸接觸，這種經驗不見得全是無益的。

亞美文化協會雖係初創，但從此次會議的成功看來，我個人的感覺是：如果該協會能長期保持現有的熱忱，並不斷循環性的途徑發展，則該協會勢將成為亞裔民族在美國一股不可侮的力量。

（原載：明報月刊〔港〕一九八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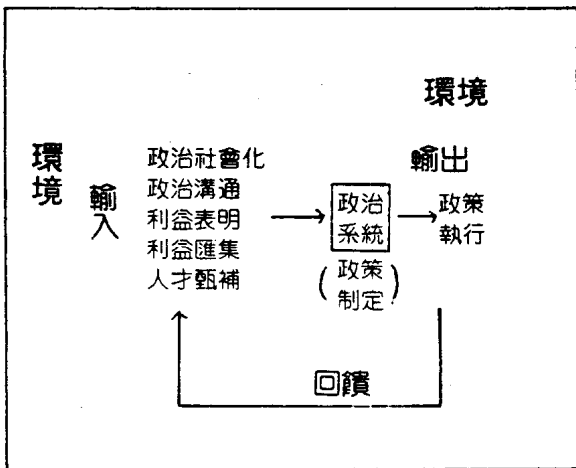
二四九期六七—六八頁）

傳播與政治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出現，對這些新興的國家而言，面臨的一項艱鉅的任務：就是如何在國家建立的初期，很快的建立起一般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及如何將國境內的民眾整合起來，從事於現代化的建設工作。研究政治發展的學者，常常從功能的理論來看，認為任何一個政治體系都履行著類似的功能，輸入的功能中包括政治社會化、政治溝通、利益匯集、利益表明、人才甄補等功能，經過政治系統的政策制定後輸出到環境中去執行這些政策，然後還要經過一回饋的過程，重新再輸入到政治體系中，我們可以下列簡單的圖表示：

「傳播」影響日鉅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傳播媒介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傳播媒介的影響無遠弗屆，許多原先是由政治系統



中其他機構所履行的功能，已逐漸有為傳播媒介所取代的趨向，換言之，傳播媒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傳播媒介不但在履行政治社會化、政治溝通、利益表明、利益匯集、人才甄補等輸入功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甚而對政策制定、執行，及反饋等工作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一個社會無論是在傳統階段抑或是在現代化的階段，傳播媒介的重要性均不言而喻；誇張一點的說，一國之興亡成敗幾乎與傳播媒介是否正確的履行其功能，息息相關。

研究發展的學者，都很重視環境對發展的影響，環境可分為兩種：內環境與外環境。前面我們主要是從內環境的觀點來討論，另外我們仍需從外環境的觀點來看傳播與發展的關係。這方面的討論就可從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來探討，究竟國際傳播體系對開發中國家的傳播內容，以及其發展有何影響。